

心經的探討

林崇安

(本文編入《佛教教理的探討》第10章,內觀教育基金會,2008 新版)

一、前言

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簡稱《般若心經》或《心經》。今日最通行的《心經》是唐朝玄奘法師的略譯本。以下的探討,就以此略譯本為準,並配合《大般若經》的第二會來說明。

《大般若經》的內容有「甚深見」及「廣大行」二大部分,前者明說「一切法空」,後者暗示菩薩道的廣大修行(分成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及究竟道等五道),《心經》也不例外,唯以往學者對《心經》的解說大多只注意到甚深見,而忽略了廣大行。以下的探討,兼顧兩方面,並特別強調菩薩道的修行次第。

《心經》的「心」是「核心」、「心要」的意思,也就是說,《心經》是整個《大般若經》的核心。而「般若波羅蜜多」的意義是什麼?《大般若經》卷四一三說:

善現!云何般若波羅蜜多?若菩薩摩訶薩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,大悲為首,用無所得而為方便,自如實觀察一切法性,於諸法性無取無著,亦勸他如實觀察一切法性,於諸法性無取無著,持此善根與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善現!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。

「般若波羅蜜多」直譯為「到彼岸的智慧」,由前段的經文可以看出,它是一種無取無著的超越智慧,並以「一切智智」相應作意,大悲為首。什麼是一切智智?就是佛的智慧,能夠照見一切深度和廣度的現象。

二、心經中的「境」

佛教經論的內容,可以分成境、行、果三大部分。「境」就是經論中所要探討的對象。《大般若經》中的「境」有一百零八法類,《心經》則列出五十三法如下: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、十二緣起的順逆(流轉與還滅)、四聖諦、智、得。今略加說明如下:

五蘊是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。十二處是眼處、耳處、鼻處、舌處、身處、意處、色處、聲處、香處、味處、觸處、法處。十八界是眼界、耳界、鼻界、舌界、身界、意界、色界、聲界、香界、味界、觸界、法界、眼識界、耳識界、鼻識界、舌識界、身識界、意識界。

順逆十二緣起是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處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；無明盡、行盡、識盡、名色盡、六處盡、觸盡、受盡、愛盡、取盡、有盡、生盡、老死盡。

四聖諦是苦聖諦、集聖諦、滅聖諦、道聖諦。

智，指一切智智，分為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

《大般若經》卷四六二說：

具壽善現復白佛言：「如來曾說一切智智略有三種，謂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，如是三智其相云何？有何差別？」

佛告善現：「一切智者，謂共聲聞及獨覺智。道相智者，謂共菩薩摩訶薩智。一切相智者，謂諸如來應正等覺不共妙智。」

具壽善現復白佛言：「何故一切智是共聲聞及獨覺智？」

佛告善現：「一切智者，謂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等差別法門，聲聞、獨覺亦能了知法門差別，而不能知一切道相及一切法、一切種相。故一切智是共聲聞及獨覺智。」

具壽善現復白佛言：「何故道相智是共菩薩摩訶薩智？」

佛告善現：「諸菩薩摩訶薩，應學遍知一切道相，謂聲聞道相、獨覺道相、菩薩道相、如來道相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諸道，應常修學令速圓滿，雖令此道作所應作，而不令其證住實際，故道相智是共菩薩摩訶薩智。」

具壽善現復白佛言：「何故一切相智名一切相智耶？」

佛告善現：「知一切法皆同一相謂寂滅相，是故名為一切相智。復次，善現！諸行狀相能表諸法，如來如實能遍覺知，由是故名一切相智。」

由上段經文可知，一切智是與聲聞及獨覺共同之智，道相智是與菩薩共同之智，一切相智是佛的不共之智。此三者都是般若波羅蜜多。道相智是「因」，一切相智是「果」。道相智是現觀一切聲聞、獨覺、菩薩、如來道寂滅相的菩薩智慧。一切相智就是佛智，有二方面：一為「如所有智」，了知一切法的寂滅相（勝

義諦)；一為「盡所有智」，了知一切法種種相狀(世俗諦)。前者為深度之智，後者為廣度之智，當知只有佛能同時現觀二諦(世俗諦及勝義諦)。

「得」，一方面指證得前述之智，一方面指證得的聖者，包括聲聞道的聖者(預流、一來、不還、阿羅漢、獨覺)、聖者菩薩及如來。

以上對《心經》之「境」略加說明，其中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及流轉的十二緣起屬於雜染法類；四聖諦、智及得屬於清淨法類。至於「行」，指修行的歷程，包含菩薩道的五道，修行最後所得的就是「果」，此處指無上佛果。

三、心經中的甚深見

《心經》的甚深見，就是「諸法皆空」。諸法就是上述的五十三法。依中觀宗應成派的看法，諸法皆空就是指，這些法皆以自性空(皆不以自性有)，皆以自相空(皆不以自相有)，皆非真實存在，皆非從自方獨立地存在。《心經》說：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……無智亦無得。」即在闡述此觀點。「無色」就是說「色以自性空」，「無受」就是「受以自性空」，「無想」就是「想以自性空」，……「無眼」就是「眼以自性空」，……「無無明」就是「無明以自性空」，「無無明盡」就是「無明盡以自性空」，「無苦」就是「苦以自性空」，……「無智」就是「智以自性空」，「無得」就是「得以自性空」，不可誤解為「沒有色、受、想、……眼、……無明、無明盡、……苦、……智、得」。

若認為這五十三法是「沒有」，就墮入「斷見」；若認為是「以自性有」，就墮入「常見」；遠離這二種邊見，才是中觀宗的「中道見」。由於這個見解甚深難解，因此稱為「甚深見」。依據《大般若經》，龍樹菩薩造《中論》以及月稱菩薩造《入中論》，所要闡揚的就是這個甚深見。

四、心經中的廣大行

「廣大行」就是廣大的菩薩行，依次實踐資糧道、加行道、見道、修道及究竟道。依據《大般若經》，彌勒菩薩造《現觀莊嚴論》及無著菩薩造《金剛經論》，所要闡揚的就是這個廣大行。在整個廣大行中，必須配合「甚深見」，才能達成佛果。《心經》一方面直接闡揚甚深見，一方面依經文次第暗示廣大的菩薩行。以下依次配合經文，探討這五道的實踐過程。

(1)略說資糧道與加行道

心經第一段：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

這段經文扼要指出五道中最初的「資糧道」及「加行道」，今說明如下：

1.「觀自在菩薩」是悲智雙運的大菩薩，此處一開始就標出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甚深見及「度一切苦厄」的廣大行。「為了度一切苦厄而上求佛道之心」，就是「菩提心」的定義。因此，這一段經文一開始表示進入菩薩道的第一步是發菩提心。行者首先發起無偽的菩提心，便進入「資糧道」。這種發心並不是短暫的，而是一直要貫徹到成佛為止，因此《心經》末有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」及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」的呼應，表示由大悲心推動的發心，是一種無盡的、度眾生離苦的長遠心。為度一切苦厄，在資糧道及加行道就要開始積極累積資糧，去實踐廣大菩提行，這是本段經文的間接暗示。

2.經文「照見五蘊皆空」這一句，唐朝法成的譯文（敦煌石室本）為「觀察照見五蘊體性悉皆是空」，宋朝施護的譯文為「觀見五蘊自性皆空」。「觀察照見」四字或「觀見」二字表示在進入資糧道後，對「五蘊皆空」的道理，要運用智慧去觀察、思考、推理、抉擇。這時雖未能以直感現觀「五蘊皆空」，但經由不斷的思索，已能推知五蘊皆空的道理而無疑惑，也就是對「空性的概念」已能清晰地掌握。在「資糧道」時，對空性的了解屬於「聞所成慧」與「思所成慧」，還未到達「修所成慧」。在資糧道時，同時也要修「止」（奢摩他），然後配合「止」的力量，使「思所成慧」變成「修所成慧」。進入「加行道」時，對空性也還未能進入直感，但已透徹理解而得到了毗鉢舍那（觀）。這段經文是對「五蘊」整體來觀察，故是略說，下一段經文才是詳說。

(2)詳說資糧道與加行道

心經第二段：「舍利子！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」

這段經文詳示資糧道及加行道，今說明如下：

1.經文字面上教導舍利子要仔細分析五蘊皆空的道理：在資糧道及加行道時，對五蘊（色蘊、受蘊、想蘊、行蘊、識蘊）要一件件剖析其內涵。先剖析色蘊，結果得知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。」色是世俗諦，空是勝義諦（究竟的真理），這二句表示勝義諦離不開世俗諦，世俗諦也離不開勝義諦。「色蘊」與「色蘊的究竟真理」並不相離，因此，色蘊的究竟真理並不是離開色蘊以外而獨存。這也表示，色蘊當下即空，因此，經文接著說「色即是空」，色以自性空，不要

離色以外去找色的空性。接著，經上更進一層說「空即是色」，依據空性而有「色」的顯現。比方說，在校園草地上依據「牛頓力學」的原理蓋出一棟大樓，這棟大樓就好像是牛頓力學的具體顯現。但不能說這棟大樓是「牛頓力學」所「造」的。這點微細的差別要好好掌握，否則就會落入邊見。又如，用木料在此處釘出一張木桌，有的人認為，昨天沒有木桌，現在有此木桌，因而是從「無」產生「木桌」。這種「無」生「有」的觀點，便是一種邊見。正確的看法是：從自性空的木料（配合外緣），造出「自性空的木桌」。若木桌以自性有，則木桌不須依賴木料而造出。故知木桌的形成，是由於其自性空，這就是《中論》所說的「以有空義故，一切法得成」，同時也是「空即是色」的深義之一。

2. 以上以「色」（物質類）為例來說明，同理，屬於心理方面的「受」、「想」等，也是如此：「受不異空，空不異受，受即是空，空即是受。」其他以此類推。對萬法要由多方面仔細推敲其自性空寂的道理，如此依聞、思、修漸次積聚「智慧資糧」。這便是在資糧道及加行道時積聚智慧資糧的方法。

3. 資糧道又稱「順解脫分」，分下品、中品及上品。加行道分「煖、頂、忍及世第一法」，合稱「四善根」。中觀宗認為這四善根各分成下品、中品及上品，而且都屬於「修所成慧」。加行道又稱「順抉擇分」，表示對空性的抉斷及簡擇已接近「見道」這一分了。四善根所依的定，依次稱為「明得定」、「明增定」、「印順定」及「無間定」。所以，在這個階段，也必須修定，這是「福德資糧」的積聚，為廣行中的一部分。

4. 行者在加行道推理時，對空性的概念已甚清楚，但仍屬分別慧，此慧所了解的是空性的概念。要注意「空性的概念」並不是「空性」，並不是勝義諦，而是世俗諦。由於行者這時仍是凡夫，因此仍會執著「空性的概念」是以自性有。所以，在這行者的心上，一方面顯現「空性的概念」，一方面顯現「空性的概念以自性有」。這二者合稱「顯二」。行者要想直觀空性，就必須將「顯二」消除掉。當「修所成慧」及「定」逐漸增強時，「顯二」就逐漸衰退，當止觀雙運時，「顯二」才完全消失，行者當下以根本智直觀空性，這時能觀之「心」與所觀之「空性」已合而為一，如水入水，進入「見道」。由此可知，若不能對「空性」先推求明白，進而將「顯二」去除掉，想憑空悟入空性，是非常困難的。

(3)見道

心經第三段：「舍利子！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」

這段經文字面直接敘述「諸法以自性空」，用以描述「見道」的情形，今說明如下：

1.見道時，直接親證諸法的空性。因此，這段經文說：諸法以自性空，「諸法之相」以自性空。「生」不以自性有，「滅」不以自性有，「垢」不以自性有，「淨」不以自性有，「增」不以自性有，「減」不以自性有。明白表示在見道時，所觀的對象是諸法的空性、勝義諦。這時，世俗諦已不呈現，沒有「顯二」的呈現，所觀的對象純粹只是空性。行者一進入見道，就成為「聖者」，成為初地（極喜地）菩薩，同時成為「勝義僧寶」。

2.見道時，是以「瑜伽現量」直觀空性，如水入水，心境兩忘，故非言詮可及。但要進入「瑜伽現量」前，必須靠加行道時，對空性透徹了解的「比量」，這是言詮可及。因此，不可因現量難以言詮，就誤以為修行不必用比量的思惟。在佛教的正規修法中，由聞、思才有「修所成慧」，由修所成慧才有證悟。

3.見道分「見道根本智」及「見道後得智」二階段。根本智又分「無間道」及「解脫道」。見道之無間道分「八忍」，解脫道分「八智」。在現觀空性時，一忍一智依次產生，在忍時，直接對治煩惱，至第八忍時，將「見道所斷的煩惱」完全斷除，其後為解脫道的第八智。再後出定，即為見道的「後得智」，這時見到世俗諦一切如幻如化，「見道所斷的煩惱」已從根拔除，剩下「修道所斷的煩惱」尚待拔除。見道位的菩薩繼續再修，進入（修道之）根本智的無間道，開始拔除較細的煩惱，這時進入了「修道」。

(4)修道

心經第四段：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；無眼耳鼻舌身意；無色聲香味觸法；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；無無明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；無苦集滅道；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。」

這段經文指出，菩薩見道後，要繼續修「諸法皆空」的智慧，使之熟練，這就是「修道」。今說明如下：

1.經文字面上是說，菩薩為了斷除「修道所斷的煩惱」，因而要再進入根本智去體會「諸法皆空」，在這根本智前，色以自性空，故稱「無色」。受想行識以自性空，故稱「無受想行識」。這五蘊皆空的體悟，在見道位時已經有過，今再次體悟，是再次的薰修，故稱為「修道」。修道根本智的「無間道」，分次切除修道所要斷的九品煩惱及所知障。

2.在修道時，同樣用根本智體會十二處以自性空：「眼耳鼻舌身意」以自性空，「色聲香味觸法」以自性空，故稱「無眼耳鼻舌身意」及「無色聲香味觸法」。同樣，十八界以自性空：眼界至意識界皆以自性空，故稱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」。

進而要體會輪迴及涅槃皆以自性空：從無明至老死是十二緣起的流轉門，代表輪迴的現象；從無明滅至老死滅是十二緣起的還滅門，代表涅槃。在修道的根本智前，「無明」及「無明盡」皆以自性空，乃至「老死」及「老死盡」也以自性空，故稱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」。故順逆十二緣起皆不以自性有，稱為「輪涅不二」。同樣，四聖諦以自性空，故稱「無苦集滅道」。甚至「智」（例如一切相智）及「得」（如證得阿羅漢果）皆不以自性有，故稱「無智亦無得」。

3. 屬雜染法的五蘊、十二處、十八界及流轉的十二緣起，在修道時要予以淨除；屬清淨法的還滅十二緣起、四聖諦、智及得，雖然不以自性有，但為緣起有，所以要積極去修得。這就是本段經文所暗示的廣大行。

4. 菩薩道的見道及修道中，共分成十地：初地（極喜地）、二地（離垢地）、三地（發光地）、四地（焰慧地）、五地（極難勝地）、六地（現前地）、七地（遠行地）、八地（不動地）、九地（善慧地）、十地（法雲地）。由於上述「得」不是以自性有，而是緣起有，因而菩提薩埵可經由福慧雙修而一地一地的上升，得到不同的果位，這便是依靠般若波羅蜜多（一切智智）的引導，去實踐「十波羅蜜多」。由初地至十地依次圓滿布施、淨戒、安忍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、方便善巧、願、力及智波羅蜜多。依中觀宗應成派的觀點，至八地時，已將煩惱障斷除乾淨，最後依第十地無間道的金剛喻定（為修道最後階段的般若波羅蜜多），將最細的所知障完全斷除，第二剎那即成佛，得到究竟的解脫，故經說：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罣礙。」

(5) 究竟道

心經第五段：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

這段經文，在敘述「究竟道」，說明如下：

1. 究竟道又稱作「無學道」，有許多同義字：佛智、一切相智、究竟般若波羅蜜多、果般若波羅蜜多。成佛後，煩惱障及所知障皆已斷除乾淨，具一切相智，成為「佛寶」，為一切眾趣的究竟歸依處。佛有法身、報身及化身。法身又分成自性身及智慧法身。「自性身」是離去二障之垢後而獲得，故經上以「無罣礙故，無有恐怖」來表示離垢自性身。「智慧法身」就是一切相智，是現觀萬有的「如所有智」及「盡所有智」，此智無有任何錯亂，因此經上以「遠離顛倒夢想」來表示智慧法身。佛之報身度化登地以上的菩薩，化身度化穢土的眾生，這是由於佛已達到了「輪涅不二」的果位，住於「無住大涅槃」，故經上以「究竟涅槃」

來表示「報、化身」。這段經文以最初四句來描述究竟道的三身佛果。

2.接著，經文敘述過去、現在、未來所有達到究竟道的諸佛，都是依照五道的次第來修般若波羅蜜多，因而證得無上正等正覺（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）。任何眾生想成佛，都必須依照同樣的次第來修般若波羅蜜多。

五、心經中的密咒

心經第六段：「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、是大明咒、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：羯諦，羯諦，波羅羯諦，波羅僧羯諦，菩提，薩婆訶。」

這段經文，指出如何配合密咒來修行五道，說明如下：

1.以般若波羅蜜多去了悟空性，是離苦得樂的關鍵，因此般若波羅蜜多具有無上的威力，經文上乃說：「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（因為可以護持行者的心，去除二障），是大明咒（因為可以悟入空性），是無上咒（因為沒有比這個更高的咒了），是無等等咒（因為可以得佛陀果位，沒有其他的咒可以與此相等）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」

2.釋尊注重教證並行，因此對菩薩開示甚深空見，以配合五道的廣大菩提行。由於眾生根器有多種，其中有一種不喜深入教理而好持咒語者，乃傳以密咒使之誦持，這是權引方便。對印度人來講，咒語並非全不可解，只是含義甚多，譯成另一語言，常不愜原意。例如，論語的「仁」、「義」等字，常非外語所能表達清楚。《心經》之咒：「羯諦，羯諦，波羅羯諦，波羅僧羯諦，菩提，薩婆訶。」漢譯也只能表達出下列大致的意義：「往、往、往彼岸、全往彼岸、覺悟、希速成就。」利根者，知道前二個「羯諦」是代表要修般若波羅蜜多以實踐「資糧道」及「加行道」，第三個「波羅羯諦」是代表實踐「見道」，第四個「波羅僧羯諦」是代表實踐「修道」，第五個「菩提」是代表「究竟道」，最後以「薩婆訶」來表示希望圓滿完成這菩薩行的五道。因此，對利根者，持此咒時，便知道自己要好好實踐廣大的五道，圓證法報化三身，徹底發揮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咒的威力。從這個大神咒也可看出，密咒行不在於求得世俗感應與神異，而是在於積極實踐五道，迅速達成究竟的佛果。

六、結語

整個《心經》的核心，便是「發菩提心」：為了度一切苦厄，而積極實踐「般若波羅蜜多」以成佛。眾生的苦厄，是由於惑（煩惱）及有漏業而來。煩惱由何而來？來自「我執」。在中觀宗應成派的觀點下，執著「人」以自性有，就是「人我執」；執著「法」以自性有，就是「法我執」。這二種「我執」及其種子，就是

煩惱障。「我執」的習氣，就是所知障。眾生由於「我執」，因而產生貪、瞋等種種煩惱。要去除苦厄，就要依「般若波羅蜜多」來去除「我執」，依此才能達到究竟涅槃。所以，「般若波羅蜜多」被稱作「佛母」。

《般若心經》濃縮了《大般若經》的精華，因此想成佛的菩薩行者們都應深入體會經中的甚深見與廣大行。《心經》的甚深見，指出「智」與「得」皆不以自性有，提醒行者們不要落入常見；《心經》的廣大行，示出「智」與「得」皆是緣起有，提醒行者們不要落入斷見，應以利益眾生為本懷，積極去實踐五道、證佛智、得佛果。